

当代女作家原生态散文系列

女人难懂，
是因为她们的精神世界
隐秘多变。
当代女作家
原生态散文系列，
赤裸着的
却是
她们的
生活和灵魂。



空灵
秀逸
激越

中山大学出版社

程丹梅 著

是我的朋友 跟我走

亲情

友情

爱情

是我的朋友跟我走

程丹梅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是我的朋友跟我走/程丹梅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3

ISBN 7-306-01506-0

I. 是… II. 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67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英德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地址:广东英德市英城浚阳一路 25 号。邮编:513000)

787 毫米×1092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221 千字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本书如发现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程丹梅

新闻体但非 新闻性小传

1997年1月德国汉堡讯：

程丹梅，女，原名程黛眉，职称为主任记者。曾一度使用原名发表文学作品，故而常被人与其妹程黛眉混淆，大有贪天功为己有之嫌，在此澄清。

出生于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程丹梅，炼就了骨子里的刚强和结实。虽成长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但因家庭小气候的平和与温暖，故而未因父母的“错误”受到太多伤害，所以精神单纯。70年代末以某地区压倒优势分数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因不是政治家之材，且钟情于文学，在大学里的文学杂志《未名湖》挂职，所以专业学得不好不坏。但是校园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已深入心脑，这是大收获。80年代中期毕业后，进入号称是知识分子报纸的《光明日报》社，任记者编辑10余年，采访文化名人数百位，可称一系列，多被人收集，影响被认为甚广。援引程丹梅话说：“《光明日报》的学者气和学术气一直围绕着我。”

据不完全统计，该人士发表非文学文章50多万字，散文小说等20多万字。

问其爱好，答曰：多种，读书、服装设计，哦，还是个足球迷。

现旅居德国。

序

文章是明镜，它出自谁的手，这个人怎么举着它，观者从哪个角度去照它，镜子所反映的内容就不同。镜子离观者太远，便没法看清楚，与它的距离太大的话，就更严重，观者只好自己想象它反映的对象。镜子或明亮，或模糊；它一会儿在摇动，一会儿专注地在照着某处。有的镜头能抓住你的目光，有的则让你转头不理它。作为观者，你有时匆匆忙忙地走过去；有时你仔细地研究它的影像。有的明镜出自魔术师之手，你非看它们的幻像不可。

程丹梅会变魔术，她的秘方是使你看不到镜子，你不自觉地直接进入另一个世界。她领你去访“名人”时，像在老朋友的家作客一样；她带你跑国内国外，你就到处亲自与当地人对话，而且，沿路她还给你指连当地人也没有发现过的镜头。

欢迎你潜入程丹梅给你举着的明镜。

首次与程丹梅见面是在北京的人民剧场。在北大教我们汉语的王硕老师曾给我这个“戏迷”说过：“既然你这么喜欢看京剧，我就给你介绍我的老同学。她会帮你了解什么叫一个好戏。另外，她可能还会帮你找好戏的票。”王老师说的一点也没错，那天在人民剧场，法国同学安德烈和我得意地与程小姐和扮演《断桥》里白蛇的林桂兰照了一个相。程丹梅不仅给我们解释过这场戏的内容和演技，她还让我们这些愚蠢的外国票友认识了一个真正的演员。

一般对于一个来自西方的留学生来说，在中国的自我介绍等于一份艰苦的工作，需通过一大串西方人不习惯回答的问题后，才能进入一种有意义的交流，而且能知道是否还愿意再次和对方接触，是否与她或他成为朋友。

——“你今年多大？”“你学中文学了几年？你讲汉语（国语，普通话，中国话）讲得不错。（还可以；相当好；挺棒；不如大山。）”“你家里有没有兄弟姐妹？你父母在什么单位工作？啊？怎么外国没有单位？”“有了对象没有？怎么不找一个中国姑娘作媳妇？”“从你们国家到中国的机票多少钱一张？在你们那儿买奔驰多少钱一辆？”

这些问题都提完了，还有最关键的下面的问题。有意思就留，无聊就走了。

和程丹梅的自我介绍却与此不同。那天安德烈和我回学校的时候，程小姐对我们家里的情况一点也不熟悉，而且机票的价格也没有打听（她大概早知道了）。我们倒问过一大串小“戏迷”的问题，说过一大堆校友的话，而且顺便给她介绍了那一代留学生在北京的生活。上111路车的安德烈和我，一同决定了：和这位中国小姐可以再联系，最起码饶

不了她给我们弄两张戏票。

下次给程丹梅打电话，全然不是为了弄戏票。正好在那个时候，著名德国摄影师 Thomas Lüttge 在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举行讲座。他一边给该院学生上两个星期的课，一边办了展览。作为他的翻译，我请了程丹梅参加展览的开幕仪式。程小姐答应了，观看了展览，并且在展览后采访了 Lüttge 先生。采访的方式使我想起看林桂兰演戏的那天，跟我们作自我介绍一样，这位德国艺术家并没有被追问的感觉，他们两个人很随便地谈论了 Lüttge 先生的一些作品。最后，百忙之中的程小姐还十分专心地听了摄影家的讲座，连饭也没来得及吃。评论出来后，Lüttge 先生吃了一大惊：“真不错！一般的评论家先追问你一大堆无聊的问题，最后偏把你的作品用他们自己编的理论作根据。其实他们什么也没懂。程丹梅的文章倒不一样，她进入了我的作品，抓住了我的艺术核心，而且尽量让读者体会自己的收获。”文章还配有一照片：Lüttge 先生拍了他女儿的照片，这个小姑娘正闭着眼睛，举着一只手，脸上的表情极其平静。最让我感动的是，程丹梅写这张照片的那一段，她仿佛听到了小女孩正在想什么：“别动，快听你心底里的声音！”

Lüttge 先生跟我说过，他准备把这篇文章用为一个作品目录的引言。

后来，当我看到了程丹梅写的其他评论和散文，我就明白了，我原来认识她的时候，已经能发现她写作的一些基本原则。采访中，她会创造一种让对方放松的气氛，被采访的人没有那种“明星之恐怖”：“她能让我告诉我我跟谁都没说过的、跟谁也不愿意说的事情。”恰恰相反，她能让双方进

入一种有对话性的交流：程小姐介绍她祖国的古今变化，对方很自然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如此，读者能了解到不少很新鲜的、料想不到的事情，而且连最细的细节在文章里也会有它们的痕迹。

各位读者看完了本集的文章，就能各自发现这些原则。有说中西文化的作品，有值得众人闻其名的普通人，有普通的名人，而且有不少我们天天都能碰到的，却从未注意到的现象。

程丹梅会变魔术。各位读者，欢迎你上她的当。请你看程小姐访问京剧界的老先生。你发现了没有？她装傻。她装一个不太了解戏剧的青年，实际上她早就属于内行了。你放心吧，她是好意的，不是为了骗你。有些作家尽量在读者面前显示自己的智慧，结果谁也不明白为何一个那么了不起的专家还要去采访别人。那不符合程丹梅的态度。她自己在文章里出现，就是起相声中“逗”角的作用，观众想问而不敢问的，她就去问。如此，她介绍的是艺术家和他的艺术，不是她本人。

你陪程丹梅去访问名人，就不用着急，那些人都会欢迎你。他们会很自然地跟你聊天，没人摆样子，想什么就说什么。文章里写他们的功劳，也写他们的小毛病，让读者更尊重他们。看了写启功的文章以后，我非常感兴趣和这位老先生握一握手，跟他聊一聊。他就让我想起我的同乡，德国北方人讲笑话时自己不动声色。虽然我从没见过他，说不准因为看了文章我在大马路上碰到他的话，还会认得出这位大书法家。程小姐的“名人”不是崇拜物，他们是有血有肉的。

你注意到了没有？你在启功家里，还学了不少有用的东

西：盖章以后必须在纸上撒一种白粉，写毛笔字时万一墨不沾，就可以用肥皂解决问题。程小姐的人物不闲坐观天，他们有一个环境，我们碰见姓翁的老翁的时候，看起来他早已烦了周围有那么多人盯着他。艾青先生的房间有一种特别大的窗户，这就说明他喜欢看外边的热闹，可自己没法走太多的路。因此，关心他的夫人专门给他设计了那个窗户，免得当你进艾青的家时没有注意这个重要环节的话，程小姐就给你指出。

访问寒春、阳早两位以中华为故乡的美国人又是这样：作者和读者一样好奇地观察他们：哪一种动作、哪一句话是中国的，哪一种是美国的。使程小姐骄傲的是：有外国人和我们一样地爱中国，以至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比作者自己还长。哦，寒春要挤奶去了，陪她一起去吧，又有了好机会来学点有用的东西。

在上面介绍 Lüttge 先生的时候，我已经提过，程丹梅的题材不限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她那行业的一份基本功是“好奇”。在“好奇”上再加了“无偏”，那么已经具备了冒外国险、填地图上空白的条件。

光知道一些关于某国的实事，还不算了解那儿的人；不了解那儿的人，等于不了解那儿的文化。那些实事都比较容易查到：一个国家的人口与面积，总产值与平均工资，政治制度和文盲率……你查字典、看报纸，就知道国家领导人的姓名和面貌，历史的长短，国家足球队的水平。不过，你还没见过那儿农村的老太太，大城市的青年，你不了解他们那儿男女关系如何，未体会过生活的节奏。恐怕大部分的人所想象的西方人仅出于那些虚伪的好莱坞浪漫与武打片子。

上面的所谓实事往往造成一种有矛盾的印象。西方人说中国第一句话大概是“历史悠久”是“秦始皇与末代皇帝”，或者“公社里的‘蓝蚂蚁’”（注：西方人对50年代中国大工地上身穿蓝色工作服劳动的人海印象）与毛泽东，或者“改革开放与邓小平”。这些出于几个不同时代的印象，加起来等于什么呢？如果一个欧洲人在国外碰到一个华人，他并不像溥仪，更不像一个“蓝蚂蚁”，那么这个西方人就只好“实事求是”。

10年前，中国人说西方人，大概会说：“西方经济发达，不过历史才几百年。”“西方人很有钱，因为有不少外国旅游者买得起机票，他们一边成天忙着工作，一边假期很长，但是失业率非常高；大部分年轻人吸毒，而且恋爱谈得乱七八糟。”加起来呢？

80年代以前，已经有不少西方人在中国长住，汉语水平挺高，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很深。可是由于当时传播工具不发达，所以只有少数中国人认识他们。80年代末，便有一批留学生上了中国的电视屏幕，中国人眼里的西方青年就有了名字了：他叫大山。此后，会讲汉语的外国人不再是怪物。当然，高鼻子会学这种复杂的语言。“他就是讲得不如大山。”人们常这样说。中国人对那个“挺棒”的小伙子感觉很热情，他们认识到了一个活着的西方人。

由此可以看出，人一旦对另一个国家的个别人熟悉了，感觉就不一样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该国家的总产值。如果1994年以来有一些中国人对德国人有了新的感受，那肯定是程丹梅的读者。

程丹梅还是个球迷，这一点她早有体现。在看了一场云

达不莱梅和纽伦堡的激烈比赛后，她曾在中国发表了关于那场比赛的文章。这些文章也同样引起了德国人的注意。云达不莱梅在俱乐部的月刊上登了其中的两篇，头版上的标题道：“程小姐把云达的名声带到了中国。”中国人认识了德国的球迷，德国人由此认识了一位中国记者。

程丹梅第一次访问德国时，她做了我几个朋友的客。因此我有几次机会亲眼看到她怎么玩儿的时候工作而工作的时候玩儿。她一一记住了每位德国人怎么说话，怎么生活，对别人有什么态度。所以，她的题材不是一天表面上的印象，而是很长时间之见闻的收获。你看她怎么描写德国妇女，德国人工作的态度，他们对书、对送礼的看法，他们怎么散步等等。作者举的例子那么丰富，以便中国读者可以和几十个德国人交朋友，而且，他们能和德国人一道去围猎，去德雷斯頓听歌剧，也能体会一下德国北方的特别的冬天。

有一个德国朋友跟我说，她读程小姐的文章时，从另一个角度看了自己的祖国。而且通过那几篇文章发现了不少她从来没注意过的事情。

从文化交流来说，我觉得《旗袍》一文是最成功的。一件传统的服装使一位中国姥姥、一个年少裁缝、一对德国老迈的夫妻和一帮举办晚会的年轻人集合。那就是文化交流不可缺少的条件：双方的“个体”应该互相认识。这样，我们才能避免重复别人编的偏见的危险。谁没有机会和对方握手和交谈，谁此后就可以有信心地照程丹梅给他举的明镜。

文章是明镜，也是望远镜。你照它，你不如先查看一下是谁举着的，他用什么技术来举它，他有什么目的和什么对象。

程丹梅调查和采访的技术是十分可靠的。文章的“对象”都喜欢被她采访。因为他们知道：文章的中心是他们自己，而不是作者编的理论。那就是程小姐的主要目的：介绍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件事。

作为“老外”，我不敢评程丹梅的文笔（省得我表扬她会让读者的反应正相反），我宁可借几位中国专家的评价来表明她的风格的高级水平。龙冬先生在1994年9月21日的《中华读书报》第三版否定“这几年没有任何好散文”的观点时，提到了几位老、中年作者所写的散文之后，说他“近来读了一篇《光明日报》青年记者程丹梅《燕南园思绪》的散文，也特别好。”该散文被《散文选刊》等杂志转载。所有的燕南园老同学会以此骄傲。

（德国）Stefan Maedje

1997年初写于汉堡

目 录

心 语

三		旧信
九		燕南园思绪
一三		红樱桃
一九		读老舍
二四		安恬时光
二九		逍遥之家
三四		是我的朋友跟我走
四五		结婚唱盘
五十二		旗袍
五五		楷体字的感觉
五九		独自在家
六六		年少不解
七四		东方韵致
八一		嫁人议论
八五		伫立黄昏的德国老人

亲 情

- 九一 孩子一样的祖母
 九六 嫁衣轶事
 一〇二 我妹
 一一〇 认识一个外国人
 一一五 一样的笑脸 一样的我和你
 一二五 草“帅”
 一二八 家庭内部提干
 一三三 木高一
 一三九 虫子
 一四五 夹鼻眼镜和 48 码袜子
 一五一 和瓦尔特叔叔告别
 一五八 回家
 一六一 两个人的惬意之由
 一六五 丈夫的早餐
 一六九 晃动在汉堡的“北大”T恤
 一七四 鸽子晒太阳的时候
 一八一 当地人

世 象

- 一八七 佛罗伦萨之约
 一九四 德累斯顿
 二〇二 德国 一次围猎的经历
 二一〇 占卜乾坤
 二二二 客串

二二八	德国北方的冬天
二三一	忘年
二四〇	姓翁的老翁
二四四	永记吾师
二四七	去启功先生家小坐
二五〇	父母亲的同学们和我
二五七	童年一束
二六三	女人与足球
二六六	春光里的阳早、寒春
二七二	特殊印象
二八〇	去看阿尔卑斯山上的雪
二八四	嘉峪关断想
二八七	别让我看“点球”
二八九	看棒球去
二九二	串门儿
二九七	在汉堡过除夕
三〇一	基尔湾的婚礼
三〇五	散步



